

## 緒言

鈴木大拙 序  
法嚴法師 譯

在練習射藝的時候，我們注意到有一項極重要的特色，就是：學射的目的不在實用，或純為美學的享受，而是藉以鍊心——使心得以藉此契入諸法實相。此不僅在日本為然，在其他遠東國家內，亦復如是；亦不僅學射如此，學習一切其他藝術，亦莫不皆然。因此，學射者非僅為了要擊中鵠的；學劍者揮舞寶劍，非僅為了要戰勝敵手；舞蹈者翩翩起舞，也非僅為表演某種身體的律動；其從事者的心，必須先與無意識相調合。

如人懇切希望成為某種藝術的大師，單靠技術性的智識是不夠的。他必須超越技術，使得那藝術成為從無意識中生出的「無藝之藝」。

至於射藝，學射者須做到能射與所射不再是兩件對立的事物，而是一整個實相的地步。射者須不再意識到自己是站在靶子前挽弓委矢的人。這種無意識的狀態，只有在他徹底空卻他的自我，與他力求技巧完美的意願結合為一的時候，才能達成。此中另有文章，迥異於一般技巧，而非修習任何循序漸進的射術所能企及的。

禪和其他學問（宗教、哲學、玄學等）間的最大區別是：儘管它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並不脫節，儘管它是切合實際的、具體的，它卻含有某些東西，使得它能夠遠離杌隉不安污濁卑劣的塵囂。

現在，我們開始談禪和射藝以及其他藝術如劍術、花道、茶道、舞蹈、美術等間的關係。

馬祖（死於公元七八八年）說：禪是平常心。這「平常心」不外是「饑來吃飯困時眠」。一旦我們反想、沈思、將一切都觀念化的時候，原有的無意識便消失了，中間便

多了道念頭的屏障。我們就變得吃不像吃、睡不像睡。箭已離弦，卻並不直飛鵠的。那靶子也不豎在它矗立的地方了。計算成了誤差；整個的射藝全搞糟了。到處都顯示著射者心靈的混亂，一切的活動都凌亂不堪。

人是一棵能夠思想的蘆葦，但他的一切偉大的成就，卻都在他不用心機不加思索的時候所完成。這「童心」須經多年「忘我術」的訓練之後，方能恢復。恢復了「童心」，他才能想而不想。他想時如雨灑長天，海翻狂濤，星耀夜空，葉迎春風。而他自己，也就是那雨、那海、那星：和那嫩綠的新葉。

一個人的心靈發展到了這個階段，他就是一個過著禪的生活的藝術家。他不像一個畫家，需要帆布、畫筆和油彩；他也不像射者，需要弓、箭、靶子和其他道具。他有的是四肢、軀幹、頭顱、和身體的其他部份。他的禪的生活，透過這些表現的工具，而顯示了它自己。他的手腳就是畫筆，整個的宇宙就是他的畫布。在這布上，他畫出了他七十、八十、甚至九十年的生命。這幅畫就叫做「歷史」。

五祖山的法演禪師（死於公元一一四〇年）說：「有一人焉，能將虛空作紙，海水

為墨，須彌作筆，大書『祖師西來意(注一)』，對這樣的人，我將展開我的坐具(注二)，深深作禮。」

有人要問，「這些古怪的話，是什麼意思呢？為什麼有這些能耐的人，就值得人家如此尊敬呢？」禪師也許會這麼回答：「我餓了就吃，倦了就睡。」如果他有自然心，也許他會說，「昨日天晴今日雨。」不過，對讀者來說，有一個問題仍未解答：「射者何在？」

赫立格爾先生是一位德國哲學家，他來日本學習射藝，以冀藉此對禪有所認識。在這本奇妙的小書中，他把自己的經驗，作了一番極富啟發性的敘述。他所用以表達的，是西方讀者們比較熟悉的處理問題的方式。他便以此種方式處理常被視為奇異而不可密適的東方人的經驗。

鈴木大拙 一九五三年五月於麻省依普斯維區域

注一：此五字常為禪門問答的主題，意思就是「禪的心要是什麼？」這一點弄明白了，禪的本體也就認清了。

注二：是禪和子所隨身攜帶的物品之一，在拜佛或拜師時，鋪在地上使用。